

报纸编辑教学参考资料

· 1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 1982 ·

说 明

《报纸编辑教学参考资料》是为配合本系“报纸编辑”课的教学而编选的。本册包括报纸编辑的理论、经验和技術等方面的材料。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有关报纸编辑的论著的目录索引；第二部分：报纸编辑的理论和经验；第三部分：有关报纸编辑的注意事项和技术性资料。

这本资料是一九七八年编印的。这次重印，在内容上作了不少调整。某些文章的个别地方还作了删节。有关技术性的资料，系根据一些书刊的材料摘编而成的，这里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这是一本校内参考用书，所选文章未经作者重新校阅。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编选中一定有许多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报纸编辑教研室

一九八二年三月

★
藏 用 章

目 次

(一) ·

- 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摘录）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877年4月11日）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斯坦（1881年4月14日）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
列 宁：《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摘录）
列 宁：《火星报》编辑部声明
列 宁：评《自由》杂志
列 宁：给同志们的信
（关于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版）
列 宁：给《涅瓦明星报》编辑部
（1912年7月24日）
列 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摘录）
列 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摘录）
列 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列 宁：给维·阿·卡尔宾斯基
（1922年1月26日）
列 宁：给恩·奥新斯基（1922年4月12日）

• 第一部分经典著作，只存目录，原文请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论新闻宣传》。

斯大林：论工人通讯员

（和《工人通讯员》杂志工作人员的谈话）

毛泽东：《中国工人》发刊词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二十七）

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信

（二）

列宁的编辑工作·····	1
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	15
鲁迅与编辑出版工作·····	23
韬奋论编辑工作·····	36
谈谈编辑工作·····	46
编者四德·····	58
感人肺腑的情谊·····	61
编辑配合记者抓“活鱼”·····	66
编辑也要增强新闻敏感·····	72
在沸腾的编辑部里·····	76
报道的设计·····	83
从群众角度反映和指导群众经济生活·····	91
对典型报道问题的探讨·····	102
漫谈新闻标题·····	112
下笔应有神·····	129
点睛的艺术·····	134
报纸的版面编排·····	143

试论版面语言·····	150
有限的版面 无限的天地·····	167
漫谈第一版的编排技巧·····	175
论头题·····	190
新闻图片的剪裁艺术·····	210
报纸的照片编排方法·····	214
报纸画刊的编排艺术·····	228
关于副刊的一些想法·····	238
副刊编辑手记·····	246
有心创特色·····	289
副刊之副·····	305
检查稿件事实时注意些什么? ·····	313
把好八道关·····	339
编辑的卡片·····	342

(三)

关于稿件中使用引文应注意事项·····	349
关于稿件中运用名称应注意事项·····	353
关于稿件中运用时间应注意事项·····	355
关于稿件中运用数字应注意事项·····	356
印刷出版知识·····	358
改样常用符号和报纸各种字样表·····	361

列宁的编辑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重视编辑工作的哪些方面，从他1913年写给卡斯帕罗夫同志的一封信可以看出。卡斯帕罗夫给《启蒙》^①杂志写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

伊里奇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您的文章我已经收到和读过了。依我看，题目选得很好，论述得也很对，就是在词章上下的工夫不够。有许多过分的（不知怎么说才好？）‘鼓动’，并不适合这篇理论性的文章。依我看，或是您自己加一下工，或是我们试改一下”。^②

可见，选择主题，论述主题，文字上的修饰，这就伊里奇注意的三个方面。

选择主题很重要。要选政治上重要的、为大众所注意的、涉及最迫切问题的主题。

我观察过《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我记得，每个主题都进行了多么详细的讨论。我记得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就选择什么主题的问题所进行的长时间的谈话和交换意见。连主题的配置——什么问题放在前面，什么问题放在后面，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火星报》编辑部开会（或用通信的方式）的时候，就

① 《启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根据列宁的指示创办，在彼得堡公开出版。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49页。

详细地讨论每个主题——它的共产主义比重。因此，当我看到编辑工作的时候，我就不由地想到，选择主题是多么重要。

当然，这对《火星报》特别重要。当时还没有中央委员会，《火星报》是唯一的党的机关和实际上的领导机关。当时还要规定最基本的理论原则和策略方针。现在就不同了：拟定主题已经容易得多，但人们还是经常忘记，拟定主题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我们的许多杂志和报纸，主题的选择还是自流的。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向列宁学习。

主题问题和计划性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选择主题，配置主题，这也就是计划。计划的总的性质是由党在某段时间或某个时期的总的任务决定的。关于这一点，伊里奇在《火星报》和《曙光》^①杂志编辑部声明的草案中已经做了确切而清楚的阐述^②。但是，如果以为，这对于杂志，特别是对报纸来说已经够了，那是不正确的。每一期的计划都要以当前的迫切问题为依据。它应当把总的原则具体化，使每一期都尽可能密切地和“转瞬即逝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不然计划就是死的计划。

当然，由于秘密刊物即国外秘密刊物的出版条件，报纸送到目的地的时候，某一问题已经变了。但是伊里奇总是特别注意主题的迫切性和计划同实际生活的深刻联系。

主题的论述对杂志和报纸说来，其意义并不次于主题的选择。主题的论述决定着方向。主题也许选得很好，但是主题的论述决定问题是否阐述得正确。同一个主题既可以从革命的马

① 《曙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由《火星报》编辑部于1901年至1902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出版。

② 《列宁全集》第4卷第283—292页。

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也可以从民粹派^①的观点，从自由派的观点论述。主题的论述是问题的关键。而且一个主题即使是由同一派的人写，不同的色彩也是非常重要的，把什么提到首位、特别强调哪些地方、从哪些联系和中介中把握问题，这都是重要的。

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列宁的文章研究他是怎样论述问题的。了解了伊里奇写文章的方法，可以更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他在写文章以前，通常是先写好提纲，从这个提纲可以追溯伊里奇的整个思想过程。有许多文章，伊里奇把提纲改了两遍、三遍；把这些提纲比较一下，看看伊里奇为什么要修改提纲、修改后的提纲比原来的好在什么地方，他朝哪个方向改变论述主题的方法，这是很有意思的。

从伊里奇的文章也可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工人运动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阶段上论述同一个主题。基本的思想仍然不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在较早的时期，多带理论性，在较晚的时期，多带鼓动性。例如在九十年代，伊里奇在《人民之友》一书中就谈到宗教观念和落后的经济形式的联系，揭示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种说法的根源。1920年，当过渡到新的经济形式的问题成为当时的迫切问题的时候，伊里奇在非党的工人和红军战士大会上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再如关于马尔萨斯主义^②的问

① 民粹派是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主要成员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知识分子。

② 马尔萨斯主义是十八世纪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反动的的人口理论。

题，九十年代他在《评论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论证了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的小资产阶级性，后来，到1913年医生代表大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学说》一文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把在这两种场合论述主题的方法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我只是举这样两个例子。在列宁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从这些例子可以再清楚地看到，列宁怎样把以前从学术上论述过的某些问题同不同时期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他怎样在另一种情况下从另一个方面抓住关于另一种联系的问题，1922年，有一次我向伊里奇谈过这一点。他认为，最好有人能够把这个问题阐明一下，因为这关系到辩证地对待主题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巨大的研究工作。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会有很大好处。《火星报》编辑部关于主题的论述进行过极其热烈的辩论。我因为是《火星报》编辑部的秘书，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出席了。关于主题论述的讨论使问题的整个提法都大大深刻化。

最后，是文笔问题。文笔应该和内容相适应。文章的语言和笔调应同文章的论旨相适应。理论文章不适于用鼓动性的笔调写，鼓动性的文章不适于用学院式的语言写。文笔是一种艺术。笔调、风格，善于形象地叙述，做出必要的比较，这些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伊里奇非常重视文笔，他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风格上下过很多功夫。关于伊里奇的语言和风格，人们写了不少东西。伊里奇逝世后不久在《左翼文艺》杂志^①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特别喜欢。这篇文章阐明了伊里奇讲话的结构如何使他的讲话热情洋溢，如何有助于强调基本思想和色彩。

^① 《左翼文艺》是一个叫做左翼文艺战线团体于1922—1925年出版的杂志。这个团体与未来主义及其他形式主义派别有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在模范中学学习过，把很多时间都白白地花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面。但是这使他对语言学发生了兴趣。他可以坐上几个钟头来翻看各种字典，这本字典也包括在内。在他快逝世的时候，他还特别关心这本字典的再版问题。伊里奇的语言是丰富的，它能使用许多民间成语和语汇。常有这样的情形：校对员没有认出是引自列宁著作的引文而在某个成语或语汇的旁边打上一个问号或惊叹号，有时甚至就照自己的意思改了。但是，列宁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鼓动性的著作用的语言，对群众是亲切易懂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语言上下过很多功夫。他从流放处写给巴·波·阿克雪里罗得^①的一封信中谈道：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学会为工人写作^②。我从流放处写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母亲的一封信描写过伊里奇在这件事情上怎样利用我的帮助：有时我要装成一个不懂外文术语和科学术语、不懂一些人所共知的事物的“无知的”读者。

善于写作是一种艺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器重那些有写作才能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不仅是风格和语言的问题，而且是发挥和阐明问题的全部方法。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器重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

① 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1883年与普列汉诺夫创立“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加《火星报》编辑部，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蜕化为孟什维克，并成为其首领之一。十月革命后，敌视苏维埃政权，坠落为亡命的白党分子。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原文为“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

基^①，他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有时一个什么人发表了一个正确的、很引人注意的思想，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就把这个思想抓住，把它表达得那样漂亮、那样出色，给它穿上那样光芒四射的服装，使发表这个思想的人本身都很惊奇，觉得难道真是他这个这样简单的往往很笨拙的思想变得这样意想不到地美妙迷人。我曾几次参加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的谈话，看到他们怎样相互“补充”。

现在，我来谈谈，伊里奇是怎样同编辑同仁和最亲近的撰稿人一起工作的。例如有某个新的主题必须加以阐述。可是谁也不表示愿意写。这时，伊里奇就找他认为最适合写这个主题的人谈话，在他身上做工作。他并不立刻提出要写这个主题的文章，而是先同他谈这个主题所涉及的问题，引起对方对这些问题的兴趣，用一定的方式引导他，看对方说什么。有时谈到这里就谈不下去了，这时，伊里奇就找别人，开始同他谈话，当他看到对方“上钩”的时候，他就开始更详细地讨论问题，他从回答和对话看出，对方将要怎样论述问题，这时，他就向他详细地谈他自己的意见，更详细地发挥自己的观点。然后，他就提议：“你来写写这个问题吧，你会写得很好”。于是，这个被伊里奇的谦诚态度所感动的人就答应了，而且叙述的常常简直就是伊里奇的意见《前进报》^②和《无产者报》上有很多没有署名的文章，人们就争论起来：这篇文章是谁写的，是

① 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1897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

② 《前进报》1905年1—5月在日内瓦出版，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

伊里奇还是别人。有人就说：“当然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是他的话！”另一些人就说：“不，这显然是某某人写的！”他们就这样争论起来。当然现在要回忆某篇文章是谁写的，那是很困难的：不仅以前的编辑记不起，就是作者自己也常常记不起，那些文章是不是他们的。但是这里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不管这些文章是谁写的，即使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写的，主题的选择和论述，他也是参加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对编辑部内部的作者有影响，对编辑部以外的作者也是有影响的，这就是他的全部革命活动，他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他的文章等等发生的影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作者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是政治上已经定型的、有经验的人，他就向他们提出一定的要求。他就前进派^①准备同《真理报》合作的声明写给高尔基的信就有代表性。

“如果……如果像您所写的，‘马赫主义^②、造神说^③和诸如此类的一切东西已经永远地陷入了绝境’，如果这个假定是正确的，我愿意诚心诚意地和您一起为前进派的归来高兴。如果是这样，如果前进派已经理解或将理解这一点，那末我和您一起为他们的归来而感到万分高兴。但是我还要强调‘如

① 前进派是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反党集团，1905年12月成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瓦解。

② 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是十九世纪末在德国和奥地利产生的一个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别。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经验批判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

③ 造神说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界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

果’，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愿望。”

接着谈道：

“如果他们已经明白了，我就要向他们致千百个敬礼，而一切个人的东西（这是尖锐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立刻就会烟消云散。如果他们还没有明白，还没有吸取教训，那就请勿见怪：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向诽谤马克思主义或歪曲工人政党政策的各种企图进行斗争”。①

对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提出某种最后通牒——要求原则上的坚定性。对年轻的新进的作者却是另一种态度——关怀备至、给予许多如何改正错误的指示。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一个年轻的新进的作者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沉醉于什么，甚至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但是还能学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会不惜任何时间去帮助他。他可以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地修改这个作者的文章，直到这篇文章象个样子为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修改别人的文章的时候，总是极为保存作者个人的特点。常常还有这样的情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非常谨慎地、往往是用暗示的方法讲给作者本人，他的文章须要作哪些修改。

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波利斯·克尼波维奇的信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但是非常用功，读过很多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论农民经济分化问题》。书中不恰当地引了彼·马斯洛夫（孟什维克②，写过许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53页。

② 孟什维克，即少数派的意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党的中央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一派占多数，称为布尔什维克；反对列宁的一派占少数，称为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是一种机会主义派别，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为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等人。

多有关土地问题的著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马斯洛夫有过很多争论）的一些话，有些不正确的解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波利斯写了一封长信，但是这封信遗失了；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重写了一封。信一开头是“亲爱的同事！”几个字。一开始就赞扬说：“我非常满意地读完了您的书，我很高兴地看到您着手写一部重要的大著作。通过这部著作，想必完全可以检验、加深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说得非常谨慎然而还是提到：要尽可能踏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接着谈道：“在一系列数字之后，有时是否会忽略农户的类型、即农户的社会经济类型（大业主——资产者、中等小业主、半无产者、无产者）呢？”意见是用问话的形式提出的。由于作者不会不了解这个指责的严重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又极力说明错误的根源：“由于统计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一系列数目字’是吸引人的。我想建议作者考虑这种危险性；我们的‘讲坛主义者’①一定会用这种办法完全扼杀资料中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波利斯在大学里是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领导的研究组中工作的。——娜·康·注），把阶级斗争湮没在一系列、一系列的数字中。作者固然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他所写的一部巨著中，特别应当注意到这种危险性，注意到讲坛主义者，自由派和民粹派的这条‘路线’。当然，既要注意到，又要铲除掉。”接着又讲到马斯洛夫：“最后，出现了马斯洛夫，这点象 *Deus ex machina*。（某种突然出现东西。——娜·康·注）*Cur? Quomodo? Quibus auxiliis?* ②

① 讲坛主义者即讲坛社会主义者，是十九世纪七十——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派别。

② 为什么？怎么搞的？用的是什么手段？

要知道，他的理论距离马克思主义远得很。民粹派正确地称他为‘批评家’（=机会主义者）。”又是以问话的形式给作者指出改正的途径：“或许作者是非常偶然地信任了他”？最后说：“这就我在阅读这本有趣的重要的著作时的一些想法。握手，并祝工作顺利。”①

伊里奇就是这样培养青年作者的。伊里奇全部巨大的编辑工作都是口头进行的，大多数场合下都没有作任何记录，而这样的工作是很巨大的。伊里奇很注意“驯化作者”。他尽力登载应该被吸收参加工作的作者的文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也采取了同样的教育方法。当我在流放期间写第一本小册子《女工》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供了很多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之先出国，并把《女工》的手稿也带了去。后来，他从慕尼黑用化学药水写的信中说，《火星报》编辑部决定秘密出版这本小册子、并转达了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②的意见。维拉·伊万诺夫娜很喜欢这本小册子，他认为，有些地方应该用另一种方法写，但是他说，这本小册子是“写得顶呱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提意见时，也象同其他新进作者一样同我谈话：

“你是否觉得，这个地方要这样说才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了我要写什么问题以后，常常替我找些有趣的材料——从外国报纸上剪下来的材料、统计表，等等。不过从前，在1917年以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19页。

②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51—1919），最初是民粹派，后转变为社会民主党人，1883年与普列汉诺夫创立“劳动解放社”，1900年任《火星报》编辑，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蜕化为孟什维克，积极进行分裂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活动。

前，我很少写东西。例如我一篇文章也没送《真理报》发表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吸收工人作者参加写作。他出国前，同巴布什金（涅瓦关卡的五金工人）商议好，要他给《火星报》写通讯，物色工人通讯员和作者。我流放在乌发的时候，也物色了一些工人为《火星报》写东西。《火星报》的其他代办员也这样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写信给在纺织厂作过染色工、当时（1900年11月）住在伦敦、准备回国的诺根同志，要他务必同《火星报》建立最紧密的联系，组织小组（现在叫队），给《火星报》送情报，写通讯，等等。

伊里奇给诺根的信中说：“我们对您的合作寄予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在同各地工人建立直接联系方面。您喜欢做这样的工作吗？您不讨厌东奔西跑吗？做这种工作大概经常要在外面跑。”^①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看到一篇工人通讯是多么高兴。在慕尼黑的所有编委即马尔托夫和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都和他一样感到高兴。他们把工人的通讯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些工人通讯通常都是用当时先进工人用的特殊语言写的。他们的语言中有大量的新辞汇和新术语，但是往往用得很特别，不正确，搭配不当。这些工人通讯必须加以修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心这件事。他很注意保存这些通讯的精神、风格和特点，使它们不失掉本来的色彩，过分知识分子化，而保存其本来的面目。这个工作大部分要我来做，因为修改工人的文章，我已经有些经验：这些经验是我在彼得堡涅瓦关卡星期夜校工作时获得的，我在那里工作了五年。我的修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看过。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5页。

当时先进工人的语言使地方上的许多工作人员感到很难为情。他们送给我们的通讯不是原稿，而是已经“加过工”的；加工之后，通讯中最主要的东西往往都被删掉了，通讯失去了工人的面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这种情形总是很生气，坚持要同工人建立直接联系。地方组织常常以担心被破获为理由，而不乐意告诉这种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何重视同工人建立直接联系，从他1902年6月16日写给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的信中可以看出。

他写道：“亲爱的朋友……您报道的同工人谈话的消息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很少收到这种能真正鼓舞群众情绪的信。请务必把这一点转告给您处的工人，并向他们转达我们的请求：希望他们也亲自给我们写些东西，不只是为了报刊，也是为了交流思想，使彼此不失掉联系并做到相互了解。同时，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工人们对于《怎么办？》一书的反应如何，因为我还没有听到工人们的反应。

总之，请使您处的工人小组以及马尼亚（工人委员会：当时彼得堡有两个党委员会：一个是工人的，我们在信中把它叫作马尼亚，另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我们把它叫作万尼亚。——娜·康·注）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将大大加强他们同《火星报》的接近程度以及您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其次，如果马尼亚的领袖中确实有能干的人，最好让其中一人到我们这里来一趟，请把这个意见转告他们，并请谈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①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只要工人写通讯，还要工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98页。